

壹、

晚間八點，我獨自在閣樓中醒來。一月的台北總是鋪著一層陰暗的氛圍，東北季風帶來的哀愁化作雨水敲打在窗戶上，外頭透著一點薄弱的光亮。這裡是信義區某個不知名的小巷—和燈紅酒綠的鬧區隔開，像坐落在喧囂大海中的一座孤島。

「少年仔，下來工作啦——」老李的聲音傳來

我的手撫上窗戶，指尖冰涼的觸感讓我驚醒。

「該死，睡過頭了」

隨手換上工作服，梳理了下儀容後，踉蹌地走下通往一樓的階梯。老李已經在整理吧檯，不同類型的酒杯井然有序的擺放，在檯燈的照射下閃爍著，櫃子上的酒也都擦得晶亮。

這間酒吧並不打，從門口進來僅有一條狹長的走道，一側便是吧檯，走道的盡頭是稍微開闊的空間，有兩張桌子給那些不想被調酒師打擾的客人們，但熟客總會坐在吧檯上，與調酒師閒聊家常。

話雖這麼說，但整間店的員工其實只有我和老李，所以其實就是個讓老李和客人交際的小場所罷了。

吧檯後方是調酒師工作的地方，我也是這個月開始才在那工作，除了各式各樣的酒杯與調酒設備外，牆上鑲嵌的櫃子擺滿來自世界各地的烈酒，不論常見與否。老李對這些酒如數家珍，他總說著來自不同地方的同種酒，也都會有他們獨特的氣味與情感。

「抱歉老李，鬧鐘沒響」

「小陳你這樣不行啊，小心我扣你薪水……不然你先去把檸檬削好」

雖然這麼說，但我其實並沒有領薪水。在我有記憶以來便是被老李帶大的，他說有天發現我躺在路邊，便把我收留起來，讓我在這小小的酒吧裡幫忙，從整理店面、到掃廁所、到這個月開始終於上吧檯工作。

而我也無處可去，日子就這麼過著。日復一日的輪迴，人生彷彿就定格在這小小的空間中。

「不知道今天會不會有新的客人……」

我邊思忖著邊切著檸檬，調酒用的檸檬為了去除苦味要將白色的組織剔除，這並不是簡單的工作。

清脆的風鈴聲響起，第一位客人走進來。

「咦，小陳，你也開始在吧檯工作了啊？」

金先生緩緩拉開椅子坐下。他總是梳著中分的頭髮，穿著商務服裝，深邃的眼眸內帶著某種哀傷，許是某種政客一類的工作。我不清楚他的身分，但卻知道每次都點一樣的菜單。

「一杯瑪格麗特（Margarita）」

君度、檸檬汁、龍舌蘭，量好後搖晃均勻，這並不是難度非常高的調酒。

然而金先生深邃的眼神盯著我，彷彿缺少了甚麼。

「記得做鹽口杯」

手輕輕一頓，竟然忘記了瑪格麗特需要做鹽口。

一個帶著半圈鹽巴的杯子滑過，老李淡淡的看了我一眼。我將混濁的酒液倒入，端了上去，碟杯在檯燈的照射下如水晶燈般亮著，白色酒體順著弧度將金先生的臉拉長。

「不錯，只是有點酸了」

金先生喝了一小口，對我說道

「你知道為什麼瑪格麗特要用鹽口杯嗎？」

「因為鹽巴可以中和龍舌蘭的苦——」

「不，因為瑪格麗特是為了悼念因自己而死去的愛人」

他又抿了一口酒

「鹽巴的鹹味才能代表他曾經留下的淚水，檸檬的酸、龍舌蘭的苦以及酒精的辛辣都是離別時出現的情感」

我思考著，離別的痛苦是否能用淺淺一圈鹽巴加以偽裝？我不曾體驗過離

別，但若是鹽、檸檬、酒精的混和物就能一筆帶過，又怎會有人日復一日地往內心倒入酒精？金先生也許不能算酒鬼，他總停止在這一杯瑪格麗特上，恰恰將鹽舔拭完畢，不過那眼底的哀愁，卻從未消散。

或許正是酒精能帶走人們心裡的情緒，我才會在這漫長的歲月裡永遠感受著內心的空虛。

「有時候酸點也好，每天都是一樣的苦澀也有點膩了。」

金先生喝完最後一口酒，離開了店面。

「他曾經在一次意外中失去他的妻子」老李說到「從此之後他每天都會來點一杯瑪格麗塔。」

也是位可憐人呢，我一邊想著，同時店門開啟，進來了第二位客人。

「梁醫師，好久沒來了啊！」老李熱情的打著招呼「最近我在讓小陳練習調酒，你要試試嗎？」

「沒問題」梁醫師推了推眼鏡，他身高不高，身形微胖，頭上僅有稀疏且略顯蒼白的頭髮，看著並不像一位「醫生」，他在附近經營著一間小診所，偶爾會來到店裡。

「我要一杯西班牙魔鬼（El Diablo）」他拉出一張椅子緩緩坐下

龍舌蘭、黑醋栗利口酒、檸檬汁，先在搖壺內混和成血紅的液體，再用薑汁汽水稀釋。杯中由上而下漸層的腥紅正如同其名——像在深淵內招手的魔鬼，可林杯的外型是再常見不過的柱狀玻璃杯，但如今卻如同封印魔鬼的牢籠。

西班牙魔鬼同樣得名於那酸甜清爽的口感，莓果的甜味與薑汁汽水的爽口，徹底掩蓋住龍舌蘭的辛辣，讓人不知不覺墮入與魔鬼的交易中。

「老李，幫我炸一盤玉米脆片吧。」梁醫師喊道，老李隨後便向廚房走去。

「信義路口發生意外，一名 40 歲男子酒後駕車自撞路邊，送醫後不治，家屬認為院方急救有疏失，提告要求賠償，院方呼籲遵照醫療專業，詳細情形仍有待釐清……」新聞播報聲打破沉默，同時老李將炸好的玉米脆片放在吧台

上，金黃酥脆的餅和裝在鐵盤內的塔塔醬形成對比，香氣令人食指大動。

「吃一點吧小陳，開始上吧檯工作也辛苦了。」梁醫師拿起一片脆片，「唉，現在的院方還會幫醫生說話囉……要是當初也這樣子，或許我就不會待在診所裡。」

他臉上帶著惋惜「在急診室的日子還是更適合我，可惜已經回不去啦……」

我吃了口脆片，薄如蟬翼而酥脆，鹹鹹的很下酒，不過我並不喜歡喝酒，或至少不是在工作的時候。

「原來您還在醫院工作過呀。」

「是啊，但那都是往事了，現在在診所倒也不錯。」梁醫師苦笑，遞給我一張名片「有需要的話記得來找我。」

我盯著名片有些出神，地址離這僅有兩條街，卻有種說不出的陌生感。「謝謝招待啦！」梁醫師離開了。

後面的夜裡並不忙碌，這間小店本身客人也不多，處理那些調酒的同時不外乎就是聊些生活瑣事、職場八卦一類的，但我並不是很在意，那些情感也許已經離我太遠，遠到無法理解。

貳、

那是一月底的一個傍晚，我從捷運站匆匆跑向酒吧門口。昨日的琴酒用完了，於是得跑去酒行收購新的。寒流夾帶著雨水侵蝕我的肌膚，幾乎能感覺那濕冷浸透到骨髓內。

「該死，怎麼忘記帶傘了，回去後得讓老李幫我加薪啊！」我在雨中奔跑，出門時天氣還算晴朗，怎麼一轉眼又開始細雨綿綿，真是令人討厭。台北無盡的雨日，抹去所有對生活的渴望。

我衝進店內，電視正播報著新聞：「由於患者到院前明顯死亡，檢察官裁定針對家屬的提告不起訴處分，院方呼籲家屬尊重判決結果，勿加深醫病隔閡」

「你回來了……靠，怎麼濕成這樣，你等等，別弄髒了我的地毯和地板」

老李放下正在擦拭的酒杯，望向一塌糊塗的我。此時店內依舊乾爽，木頭地板並沒有因連日的陰雨而發霉，該去問問這是哪個牌子的除濕機。

老李把一條毛巾扔了過來「先擦一下吧，要是不行的話等等去找梁醫師看看。」我將身體簡單的擦了遍——至少不再向下滴水。隨後將琴酒遞了過去「真不明白，明明超商就能買的到的琴酒，為什麼偏要跑去酒行買呢？」

「超商的琴酒總是太單調了，既不獨特，也無法讓人印象深刻。」老李說道「就像人們都有自己的個性一樣，要是所有調酒都用相同的琴酒，就失去了它最根本的獨特之處不是嗎？」

「人啊，不能總是隨波逐流的活著」老李淺笑著看我「幫我把這瓶帶去給梁醫師，順便讓他開給你一點藥吧，別生病了」

那瓶酒是植物學家（The Botanist）來自愛雷島的琴酒，老李把我早上取回的酒分成了一個小瓶，囑咐我帶著去找梁醫師。

這次我想起了要帶把傘，隨後便帶著包包出門。外頭還下著雨，排水孔湧出的積水不可避免的沾濕鞋子，落葉隨波逐流的飄泊在街道旁，途經一個又一個堵塞的水溝蓋，然後累積在一腳，靜靜的腐敗。梁醫師的診所並不算太遠，走路約莫 10 分鐘就能抵達。不過台北的雨是如此陰沉，即使打著傘也依然沾染上一身濕氣。

診所的門口並不打，只有一扇單面自動門而已，一旁的鐵捲門似乎已許久未曾開啟。破敗而早已不再發光的招牌寫著「梁家醫科診所」上頭的鏽斑已彰顯了年代。若不是裏頭還亮著光，很難相信這還有在營業

「叮咚」自動門開啟，我到櫃台掛了號。「直接進去吧，前面沒有人了。」護理師對我說道，這診所的人確實有點少，不過上頭的號碼停在 32，也許以下午診來說也夠經營下去了？

「知名國會議員出面呼籲應尊重醫院專業，避免醫病關係惡化，卻遭起底曾經大鬧急診室。本人表示皆為謠言，造謠者應付法律責任……」在我走進診間之前，電視新聞如此播著。

「小陳？你怎麼來啦？」

「出門拿酒的時候淋到雨，感覺有點不太舒服。」

「老李也真是的，沒幫你準備傘嗎？來，嘴巴打開……」

壓舌棒伸了進來，隨後便是一些常規的咽喉、鼻腔檢查。似乎並沒有太嚴重的問題，只是噴了點那帶有葡萄味的藥水就結束了。

「啊，這個是老李要給你的。」我想起老李的囑咐，拿出那瓶清澈的液體「也不知道為什麼要大費周章搞這麼多不同種類的琴酒……」

「啊，是植物學家。」梁醫師看著標籤說到「很有趣的酒，琴酒本就是用草本的杜松子作為基底，而這加入了更多當地產的草藥與香料，構建出一種很獨特的風味。」

「植物一直都是如此神奇不是嗎。」梁醫師微笑著看著我「人們一直以來都在利用這靜止不動的生物創造奇蹟，不論是食物、建物、藥物……」

「抱歉，好像有點多嘴了」他發出一陣乾笑「不過老李那麼有心了，那我也得做點什麼，這樣吧，你跟我來，我幫你打一針。」

梁醫師轉身推開診間後面的門，後方是一道向下的階梯，通向看不見底的暗處。他招著手示意我過去，於是我不停地爬下階梯，逐漸讓眼睛適應黑暗。

這下方是個不大的空間，中央有著一張診療椅，不過旁邊卻沒有如同診間般的醫療用具，而是擺著數個針筒。後方的牆上有個櫃子，裡頭放滿了化學藥品，大約是治療用藥吧。

「啪」電燈被打開，刺眼的白光劃破已經適應黑暗的雙眼，梁醫師慢條斯理的將藥劑裝入針筒，就如同那些醫院中臨危不亂的醫師們，但在這樣的地下室卻顯得有些違和。

「坐上椅子吧，很快就好了」

我坐上了椅子，那張診療椅的扶手上有著兩個皮製的束帶，看著令人有些不安。

「你在看那個束帶嗎？別擔心，只是有些患者比較害怕打針或什麼的，你用不上啦。」梁醫師說完話的瞬間，一陣微小的刺痛從上臂傳來，注射已經在我反應過來前完成。

「躺著休息一陣子吧，等藥效過了再回去比較好」

深沉的睡意襲來，視線越來越狹窄，隨著針頭落在垃圾桶內的聲音，我很快睡了過去。

參、

車子行駛在路上，周圍的路燈閃爍成一片光影。雨水沖刷著玻璃，模糊窗外的風景。我試圖看清，卻連曾一直注視著大地的月都無法看見。車輪劃過積水的聲音、雨水衝撞車窗的響動，就像一場童夜的雨中旅行。

然後是一陣刺耳的煞車聲、一陣頭暈目眩的翻轉和閃光。

「哈…哈…」猛然驚醒，我大口喘著氣「是做了場惡夢吧，但…這是哪？」

診間依然是診間，但比起診療床，我更像個被禁錮在病床上的病人，動彈不得。原先的磁磚牆壁現在卻像被油漆粉刷過，頭頂的大燈以及周圍若有似無飄盪的窗簾，和診間相比這更像個病房，又或者我其實一直待在病房內？在甦醒前的記憶開始模糊。

門被打開，一位穿著白袍的醫師走了進來。

「患者生命徵象穩定，除了腦部有受傷之外，其他部分傷口已經止血，骨折處也可以準備打石膏了，應該沒有手術的必要。」

「在這麼大的車禍中沒有受到重傷真的是奇蹟啊……只可惜他的父母就……」

「砰！」有個頭上還綁著紗布的男人衝了進來「我老婆，我老婆人呢？」

「先生請冷靜，您的太太和另外兩位傷者在送到急診部時就已經失去生命跡象……」

「不可能！她上救護車的時候還醒著！我親眼看到的！一定是你們……一定是你們的疏失！」

「我們也為無法挽救的生命感到遺憾，可我們是醫師，不是神呀，我們不可能……」

「我不管！」

接著一位穿著黑色衣服的女士走了進來，耳垂上掛著兩個顯眼的、鑲著水鑽的銀色耳環「冷靜點吧，不然這樣很難處理的。」她冷冷說道「況且，這裡也不是沒有外人。」說罷朝我撇了一眼

是啊，這一切和我有甚麼關係呢？我應該要是這間病房的主人、醫師的關注對象不是嗎？但我無法動彈，也無法言語，那不是因受傷產生的感受，而是意識與肢體解離的剝奪感。

「這孩子才剛……」一陣眩暈襲來，四周的人物開始扭曲，房間開始塌縮，白色的牆與黑色的簾子融合在一起，變成一片片灰階般的色塊。

再次睜開眼，周遭的景物已經恢復成了原先的地下室，眩暈感大抵消失了，但心跳卻還是異常迅速，耳中充斥著心臟搏動的聲響，彷彿下一秒就要從胸腔中跳出。所有暴露在外的黏膜都乾燥的如一片沙漠，渴望著水份，也許是如此，呼吸也帶著紊亂。

「水……給我水……」我無力的嘶啞著，而角落穿著白衣男子聞言站了起來。

「孩子，你醒了。」他端著杯水走了過來「可能藥效還是有點強了，不過現在已經沒事了。」

那聲音聽起來像—也應該要是我在失去意識前看到的梁醫師，不過他看起來卻更高、更瘦，也許看著沒那麼老練，眼中卻更閃耀著光。

「發生什麼事了？」我問道。畢竟這一切看起來還是過於不和諧、過於陌生。

「等藥效過了就好，不用擔心。」那位醫師說道「仙人掌毒鹼，或叫做麥斯卡林，最早從烏羽玉的種子裡面提煉出來，是人類史上已知最早被使用的致幻劑之一。」

「曾經的印地安人在祭典上使用烏羽玉，好讓人們覺得有神降臨到儀式現場，只可惜被殖民者終止了。只不過，最終那些殖民者的宗教也落入了使用它的深淵。」他看著我說「我不知道你能看到什麼，孩子。我自己不曾使用過，只是這世界上，總會有人需要和魔鬼做筆交易，不是嗎？」

「對了，這個幫我拿回去給老李吧，算是給他的一點回禮」他拿出了一隻

鑲著金邊的筆，悄然放在我的口袋。

肆、

我並不清楚是如何在下著雨的夜晚回到老李的店。藥物的作用讓我像在漫漫長河中步行，努力不讓蓋過頭頂的雨水，或情緒，讓我窒息。而等到我打開店門的時候，就像一條擋淺上岸的魚。

而我卻少有的感受到自己是確切的生活在這世界上。

店內的燈開著，柔和的光線映照在空間中，像黑暗中點著的一盞常夜燈。如以往一樣，店裡並沒有多少客人，只有一位女士坐在吧檯，搖晃著馬丁尼杯裡面粉紅色的酒液。

「小陳，你回來啦，可以過來幫忙嗎？」老李說道「去冰箱幫我拿個提拉米蘇出來吧。」

「我，呃，有點不太舒服。」我搖搖晃晃走向冰箱，拿出朗姆酒提拉米蘇，也是店內少數有供應的甜點。紅銅色的盤子上鋪著泡過咖啡與酒的手指餅乾、打發的馬斯卡彭奶酪並撒上咖啡粉。

「這位是鄭小姐，應該算曾經和金先生共事過。」老李挑了挑眉

鄭小姐穿著一套標準的商業套裝，俐落乾淨的黑色西裝外套，搭配下身修長的黑色西裝長褲以及皮鞋，臉上有著精緻的妝容以及指頭上淡淡的指甲油，耳垂上兩個精緻的耳飾特別顯眼。我確信以前不曾見過鄭小姐，卻有一種似曾相似的感覺。

「是金先生介紹我過來的沒錯，不過那都是以前的事情了，上次合作已經快 10 年了。」鄭小姐啜了口酒「我下周要出國，可能……不會再回來了。順帶一提，你們的酒跟蛋糕都很不錯。」

那杯酒是柯夢波丹（Cosmopolitan，大都會）用粉紅色的蔓越莓汁與伏特加、橙酒、檸檬汁混和成粉紅色混濁的酒液。有著好聽的名字與粉紅色的夢幻外表，入口除了甜味卻帶著強烈的酸味與酒精感，如同大都會美好外表下的暗流湧動，而混濁的外觀就像那飄散在社會上的閒言碎語。

「抱歉，我身子不太舒服，就先失陪了。」我走向店後方的樓梯上樓，準備回到自己的房間。

「雨季期間天雨路滑駕駛請小心，今年度截至目前為止因超速導致的車禍事件受傷人數累積已達……」新聞如此播著

「唉，希望出國後不要再下雨了，那場雨，已經下得夠久了。」這是我上樓前聽到鄭小姐的最後一句話。

房間有些昏暗，僅有一盞孤燈照著書桌和角落的小床。也許是藥效還沒完全退去，頭還是有些許暈，身體也還有發熱的感覺，奇怪的是平時空蕩的內心此刻卻如被外界潮濕的空氣填滿般，充斥著抑鬱的情緒。

那出現在幻覺中的畫面是什麼？梁醫師又為什麼可以拿到那些藥物？為什麼我身邊所有的事物就像隔著一層薄紗一樣，即使生活了數年卻依然有一種說不出的陌生感？

從我有記憶以來，就一直在這間酒吧工作，但我並未真正愛上過這樣的生活。在日日夜夜相同的生活週期中，也許曾經屬於自己的那一部分漸漸磨滅，和更久以前的記憶一樣消失。在日常的監牢中，已經被困了太久，久到麻木了生命，成為一具活著的軀殼。

如果幻覺中的景象是真的，那我可能曾經能過上自己的生活嗎？曾經能擁有自己的，能和家人過上正常的生活？為什麼老李要向我隱瞞這些，又要在現在讓我去梁醫師那？

窗外雨下的太急，叩響窗戶掩蓋住一切思緒。

「夠了！」拳頭重擊在玻璃上，想打停那一場雨「我到底在做甚麼？我到底是誰？」

「我到底為了什麼而活著！」窗戶開啟，我在雨中大口喘著氣，想讓雨水冷卻躁動的念頭。然而底下街道反射著霓虹燈向我招手，深邃的水窪中無數光點讓我迷失。

風把一片樹葉吹上額頭，潮濕冰冷的觸感讓我回過神，癱坐在地上。

「感受到活著……就想脫離嗎？」

而後天漸漸亮起。

難得的一絲陽光透進窗戶，我渾渾噩噩的走下了台階，卻發現在店內還沒營業的時間，金先生已經在店裡。

「小陳你醒了，那這杯酒就給你調吧。」老李招呼著我過來。

是啊，新的一天也還是一樣呢。

「你怎麼來了，今天不用工作嗎？」我疑惑著，畢竟金先生的工作不像是可以在平日請假的樣子。

「說來話長，總之這幾天放了幾天假。」金先生說到，臉上卻有一點哀愁
「對了，我點的是最後一語（Last Word）」

最後一語是由琴酒、藥草酒、櫻桃酒以及檸檬汁搖盪混勻後組成的，除了材料複雜特殊了點之外製作上並不困難。這杯酒最早是為了一位兼為喜劇演員與政治家的表演的最後所創作，但隨時間的流逝一度被世人忘記，直到近幾年才開始重新流行。

隨著三節杯倒出的酒體泛著淡淡的綠色以及藥草味，或許不是剛接觸酒精的人會喜歡的類型，但金先生看起來相當滿意。

「有些事情總是過了很久才被人想起，就像這杯曾經消失的調酒。」金先生喝了一口「苦澀，但也無所謂了，這杯酒才剛要開始復甦，並不是什麼最後一語。」碟杯被輕輕放在桌上，金先生離開了店裡。

「今天金先生怎麼那麼奇怪？工作不順利了嗎？」我小心翼翼地向老李試探。

「他其實也沒跟我說什麼。」老李擦拭著杯子「對了，我在你昨天脫下的外套口袋裡找到這個，是梁醫師讓你帶回來的吧？」他手上拿了枝黑色的筆。

「好像是的，真是糟糕我竟然忘了。」

「沒事的，不過今天天氣也意外地不錯，要不去走走吧？」

「近日有人匿名舉報某醫院協助隱瞞某國會議員十年前之酒後肇事事件，警方表示目前正在調查中，但因年代久遠調查陷入瓶頸，本人則不做任何回應。」

伍、

象山上微微有點冷，冬天並不是一個適合爬山的季節，諾大的觀景台上只有我和老李靠著欄杆，101 隱身在霧中，只有偶爾的幾片玻璃透出霧氣。在這樣冷的季節，蟲鳴鳥叫也消失了。

「啪」打火機的聲音響起，一縷輕煙從我身後升起，伴隨輕輕吸吐的聲音。

「孩子，這幾天過得怎麼樣了？」老李向我問道，隨後吐了口煙圈

看著我沒有回答，老李自顧自地說「我也不知道為什麼就覺得時候可能到了。反正老梁看起來也是認同的。」

我瞪著老李「所以你沒有要跟我解釋嗎？其實你一直都知道什麼卻隱瞞著我嗎？」

「有些事被你自己藏著是一種保護，別太早發現也許比較好。」老李顯然沒有要正面回答我的問題「老梁也好，阿金也是，人們總要承擔自己的過去，用現在和未來來承受。而你的過去消失了，不也少了點負擔嗎？」

「我的過去？」我向老李吼著「我的過去就是不知道自己是誰，然後在這間店浪費一天又一天無謂的人生！」

「還是你指的是我消失的過去？那個曾經能像正常人一樣生活，卻被你隱瞞住的過去嗎？」

「我的現在和未來就是像軀殼一樣沒有目標的生活嗎？那不如也早點消失算了。」我一腳已經踏出了觀景台的圍欄。

「孩子，我看過太多人為了曾經擁有過的而痛苦。」老李只是淡淡地看著「我曾經覺得空洞的過日子比帶著傷痕生活來的好。」

「我也知道你曾經擁有過什麼，不過忘記了反而是種解脫吧，至少不再沉淪於失去所帶來的痛苦中。」

「不過我還是把你送去老梁那裡了不是嗎？」他輕輕地說了句「可能晚了，也可能太早了。」說完便轉身向山下走去。

那天我獨自在象山上等到日落，夕陽將整座山染上一片血紅。直到天暗了，驟然亮起的路燈讓我回神。

而入夜的台北，又飄起了細雨

等到我回到店裡，老李已經不在了，店門卻沒有上鎖，僅剩一盞微弱的檯燈還亮著，檯子上放了一張老李寫下的字條，還有一杯剛做好的調酒。

「喝完後也做一杯你自己想喝的酒吧，我請的。或許之後的某天我們還會再見的。」

那杯酒是老時尚（Old Fashion）是老李少數在我前面喝過的調酒，需要先將苦精和水滴在糖塊上，讓糖被溶解開後再加入烈酒和冰塊攪拌。這杯酒最初是為了適應烈酒品質的不穩定而生，也是原料最多變、甚至是調酒的起源。

濃烈的苦味與甜味同時充斥著口腔，帶來兩股相反卻又在口中交織的味道，最後酒精的辛辣感一湧而上，和苦與甜再次融合。有苦、有甜、有刺痛、有回甘，太多的味覺在混和，太複雜也太難以瞭解。

「那麼，我該為自己做什麼樣的調酒呢？」

菜單上寫滿了一杯又一杯我曾背過酒譜的調酒，我卻無法找出能代表自己的選項。

「紙飛機，我不曾有過童年啊；尼格羅尼，那樣苦澀的味道太成熟；性感海灘，似乎沒有心情享受那樣的甜膩……」

一個又一個的名字從眼中飄過，許是太久沒有過情感，竟然選不出恰如其分的答案。直到我將眼睛轉向後方擺滿烈酒的牆壁，看到了那瓶幾乎沒被動過的酒——生命之水。

作為能夠取得最烈的酒，95%的酒精讓人聞風喪膽，曾經它是作為讓雪地中的受困者能夠維持生命而生，現在則是被用在鋪滿 Shot 的表面或是甜點上頭，作為燃料，綻放生命的花火。

而我現在迫切的需要找到自己的生命。

把架子上所有種類的烈酒都加入，再放入生命之水與糖漿，搖勻後倒入黏滿冰塊的紅酒杯，淡藍色清澈的酒液散發出刺鼻的氣味，危險卻又迷人。入口

在冰涼退去之後，是強烈的灼燒感一路由口腔蔓延到心下，彷彿一把柴火正在胸中燃燒。

房間內我再次打開窗戶，雨依然下著，但外頭傳來的光影與吵雜第一次將我推回了房間內。雨水落在地上濺起的漣漪不再向我招手，而是揮著手和我說。

明天見 (See you tomorrow)。

隔天一早天空終於放晴，那雨季也許終於到達了盡頭。但我卻訝異的發現昨日的杯子已經清洗乾淨放回原位。桌上多了一封信件、一把鑰匙以及一張信用卡。

「致親愛的小陳：如果你看到了這封信，代表你選擇了帶著傷痛活著。我始終不確定從當初被阿金託付要照顧你後做的對不對，但你這幾年身上開始出現的空洞與無力感，讓我知道終究不可能就這樣過完一生。金先生、梁醫師、我、或是曾經踏進這間店的所有客人，都在承擔著過去，我們沒辦法用酒精簡單的沖洗掉一切，也無法相信它會不留疤的癒合，不過就像每杯不那麼精準的調酒一樣，帶著獨特的瑕疵成為自己吧。」

天空是晴朗的，但信上卻還是沾著落下的水痕。

陸、

幾個月後的某天，我在整理著吧檯上的酒杯。老李離開後我「被迫」經營下去這間店，心情卻也不再像以前那樣鬱悶了。說也奇怪，這間店的客人明明不多，每個禮拜的帳戶中卻總會多出一筆收入。

隨著輕脆的門鈴聲響起，第一個客人走了進來。

「小陳，好久不見啊。」

「梁醫師？你怎麼突然來了？」

打從我接手後，梁醫師、金先生、鄭小姐甚至老李都沒來過，突然見到熟人有些激動。

「前陣子在調整診所業務，不過總之最近終於有時間過來了。」

「還是一樣要西班牙魔鬼嗎？」

「不了，給我一杯白色佳人（White lady）吧。」他從懷中拿出一小瓶琴酒「用這個吧，回報一下當時的酒，不過這只是最普通的 Beefeater 而已，抱歉啦。」

「還有，從上周開完最後一包藥後，我就不再當『植物學家』了」他輕笑「人們不該再逃避，也許面對並承受，才是生命中該完成的事。」

我默默的把酒調好送給他，白色佳人是最經典的基酒-糖漿-檸檬汁組合，雖然難度不高卻很考驗調酒師的基本功。

「不錯嘛，酸甜口感搭配的很適合，保留了琴酒獨有的味道卻不過度突出酒精感。」梁醫師讚許道「也許下次可以點拉莫斯金菲士（Ramos Gin Fizz）了。」

我白了他一眼「那你還是期待老李回來幫你吧！」

在一陣閒聊中，背景的電視機依舊細算的撥放著。

「警方近日收到錄音筆作為關鍵證據，證實金姓國會議員涉嫌於十年前酒駕撞死一對夫妻以及自己的妻子，並要求醫院做偽證隱瞞事實。然而該名議員今早被發現陳屍家中，死因為同時服用酒精與頭孢菌素導致的中毒反應，根據現場遺書以及痕跡判斷為自殺……」

「後會有期啦。」梁醫師放下手中的馬丁尼杯離去，嘴角揚起一抹意味深長的笑容。

而今天再沒有新的客人，歇業前我替自己做了一杯調酒。

把紅糖滴上苦精壓碎，點火燒了一陣後再倒入冰塊與朗姆酒，最後點綴上一片煙燻柑橘。

「多了點苦，也多了點隱約的甜，至於酸味嘛，還是要被煙燻燙過才能呈現得更完整。」

「和老時尚一樣的做法，你就叫『新潮流』吧。」

往後的日子裡出現在店內的熟客越來越少，更多的客人就只是出現一次便消失了，但生意卻日漸興隆起來。而那每周出現的收入從一次突然暴增後也停

止了。

每杯調酒都有自己不完美的個性，客人卻幾乎沒有抱怨過因此變得難以入口——即使有，那也就是失去個過客罷了。生命並不會因為那些許的不完美而失去意義，而那些無法忘懷的，遲早有一天也會煙消雲散，至少隨著生命一起，像不再回訪的客人。

也許只是失意讓我無法對曾發生過的事有太多的情感，也許只是那所謂保護的機制還在進行著，但那又如何呢？

生命總是要繼續下去，背負著過去向深不見底的未來行軍。